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迎接西进长征红军来新疆回忆片断……………尹玉衡 (1)

新疆和平起义前后侯声和李祖唐在阿克苏的

活动片断……………刘中清 (5)

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镇西……………王传普 (17)

走向光明……………汪 芬 (32)

——回忆赵锡光率部起义前后

莎车县长李聘初自杀内幕……………李如杰 (39)

马仲英围困迪化时向西迎击“阿尔泰军”的

情况……………周鉴金 (40)

骑五军在新疆的活动……………旋福寿 (47)

盛世祺和陈秀英之死及其它……………刘应麟 (63)

新疆“四·一二政变”中的一些问题……………刘应麟 (69)

杨增新时期杨潭青、盛丁松、钱汝功……………王子纯 (72)

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粮食政策……………欧阳文麟 (82)

阿尔泰出版社及其他……………海威尔·铁木耳 (97)

清末到解放前夕新疆戏剧活动

概况…………… 柴恒森 (106)

清末至新疆解放初期迪化的道教…………… 金国珍 (116)

• 资料 •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职官表…………… (126)

重要更正二则 …………… (132)

迎接西进长征红军来新疆回忆片断

尹 玉 衡

一九三三年统治新疆的军阀金树仁，被以张馨、陈中、陶明越、李笑天等为首，并有归化军（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逃来新疆的贵族残余武装）参加的“四·一二”武装政变所推翻。阴谋家盛世才乘当时政局混乱之机，以诡谲手法夺得了新疆军政大权，他为了既得利益，伪装亲苏、联共和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所倡导的“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抗战”号召。

“七·七”抗战前夕，有部分西进长征红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前进中，沿途遭受到蒋介石、马步芳等反动军队的前堵后追。他们在艰苦环境中边战斗，边前进，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进入新疆东大门的猩猩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盛世才召集教导团部分军官到西大楼讲话，会上宣布教导团步兵第一营改编为教导第四大队，由教导团团副官自宽任大队长，张兆举任大队副，张国谋任参谋长。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汽车队和一个通信排，第一中队长王荣锡，中队副兼指导员孙本荣；第二中队长张鸿让，中队副兼指导员王义恩；第三中队长李鹤霖，中队副兼指导员王玉昶；汽车队长何奎武，副队长兼技师买合苏木；通信排长赵光荣。会上盛世才说：“我过去在关内有几个老

朋友，现在他们带着一部分人来新疆，你们的任务是去把他们接到新疆来。沿途如有人阻拦，就把他们消灭。这个任务很艰苦，希望你们胜利完成。”

教导第四大队按建制是团级，按实际人员编制只是一个加强的步兵营。但在火力配备和器材配属上，同当时新疆部队相比，武器装备要强得多。一个中队下属三个步兵分队和一个重机枪分队（两挺马克沁水压重机枪），每个分队三个步兵班，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另外每个分队配备有掷弹筒枪一班，军官均配白朗宁手枪一支，班长均配七星手枪一支。汽车队大部分都是新进口的羊毛车，共一百二十多部。通信排按编制配有侦察飞机三架，电台二部（因任务变化，没有飞机，也没有电台）。各单位按三十人配有一顶活动大毡房。这支部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号从迪化出发，抵哈密西三堡即停止前进，因哈密警备司令兼专员尧乐博斯同莎车马木提的第六师、和田马虎山的三十六师阴谋叛变。尧乐博斯既东拒长征红军西来，又阻省军东去猩猩峡迎接长征红军。教导第四大队在三堡住了五——六天，即由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指挥，调集驻吐、鄯、托骑兵，迪化装甲车队和驻镇西（巴里坤）牛震汗骑兵团等部队，同时向哈密尧乐博斯叛军进攻，尧乐博斯带着人马逃进八大石山里，被镇西牛震汗骑兵团包围。尧乐博斯和其儿子带着少数人逃往甘肃。其部队的大部分放下武器投了降，少数溃散。尧乐博斯的小老婆在芨芨台子山口外面被俘获。

为了堵截尧乐博斯逃窜甘肃，教导第四大队派二中队副王义恩带三十多人的小分队（内有警察局警士几个人为向导）乘汽车到红柳园子、姊妹花泉、土墩子等山口堵击。汽

车小分队沿途未发现叛军踪迹，即在土墩子宿营。土墩子是骆驼、车马、行人避风雨的一个小站，只有二、三间土平房和没门扇的一米多高的土围墙。在夜间，哨兵发现围墙周围有人向小分队匍匐前进。哨兵当即向王中队副报告。这时周围敌人开始向小分队开枪射击。小分队依靠围墙掩护，阻击敌人向围墙靠近。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虽然敌人几次冲击，但未能冲到院内，战斗到天快拂晓时，枪声逐渐稀落下来，小分队伤亡很大，能继续战斗的只有十几个人。为了集中火力以防敌人再次冲击，将现有人员退入屋内继续战斗。这时敌人已靠近到围墙外面，敌人用哈萨克族话向小分队喊话，叫把枪交出来，保证你们人员安全。向导中有哈萨克族警士，将喊话告知中队副和大家，经过大家商议，认为对外面敌人情况不明，不知有多少敌人，房内虽有些吃的粮但没有水，眼前和上级又完全失去联系，如果他们真能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可以把枪交给他们。经过反复协商，小分队提出要他们“抱经”宣誓。经过哈萨克族警士同敌人反复传话交涉，对方同意派人来当众“抱经”宣誓。宣誓后将枪支弹药全部交出。这十几个人带着伤员徒步（汽车被打坏，无法行驶）向哈密走去。第二天午夜，二中队派司务长曹力民由哈密乘汽车给小分队送粮食和水，到达土墩子。曹司务长停车后叫喊，没人答应，借汽车灯光一照，见房前屋后都是死人，没有活人，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汽车转头跑回哈密，路上遇到徒步向哈密走的人，将他们拉回哈密，才知道夜间围攻小分队的是哈萨克族中的土匪和部分路过这里前往甘肃的尧乐博斯的残部。尧的残部在拂晓前已向甘肃逃跑了，喊话叫交枪的是哈萨克族中的土匪。当时被拿走的枪支，

后来通过哈密副专员（哈萨克族）已经要回来了。

尧乐波斯叛军被消灭后，教导第四大队去猩猩峡迎接长征红军。部队到达苦水即发现有由敦煌乘骆驼来的红军伤员。大队部军医临时给伤员包扎治疗。四大队到猩猩峡后，即派警戒部队换回周围山上的红军岗哨。后勤上将从省上带来的衣服、米面、饼干、罐头以及日用品交给红军，并将乘坐的汽车拨出三十几部交给红军乘坐。部队在猩猩峡约有三——四个小时即返回苦水宿营，第二天返回哈密。红军乘汽车直接回迪化。四大队因另有任务转赴南疆，至此，迎接西进长征红军的任务胜利完成。

新疆和平起义前后侯声和李祖唐 在阿克苏的活动片断

刘 中 清

追忆三十几年前的阿克苏政局，就不能不提起当年政坛上的两位风云人物——侯声和李祖唐。此二人同属蒋介石嫡系，都出身于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先后任旅长，都是掌权派，但秉性不同，执政时各有千秋，先后登场，多演好戏，异曲同工。

侯声何许人也？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夏，任阿克苏整编六十五旅旅长侯声，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及陆军大学十五期毕业。为人聪明滑稽，虽系军官，但对军政商学各界均有联系。在迪化时，与省府秘书长刘孟纯过从甚密，交往很深。到阿克苏后，也经常有函电往来。在迪化经常出没于宴会舞厅，表面上似以声色自娱，骨子里却另有打算。这样做既可拉拢一般中上层人物，为今后在新疆开创基业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又与空军军官勾结，用飞机走私，大发横财，可谓一箭双雕。

侯声善于察颜观色，对各种人物均能投其所好，小恩小惠。名利饵引，是他惯用的手段。对部属常发特支费（变相

送钱)。在交际场合，也表现慷慨大方，颇能博得一般人的欢心。因此，在国民党部队中常以开明将领自居。

侯声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被胡宗南以联络官名义派赴延安。返西安后曾将搜集八路军及共产党情况向胡匪汇报，深受赏识，擢升为八战区副长官部特务团少将团长。宰相家人七品官，更何况当时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的御林军首领也。地位虽系团长，身价确在军师长之间，在西安市曾喧赫一时。

侯声野心较大，团长的官衔对他来说，根本不能满足胃口，欲腾黄而苦无良机。当时适逢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伊犁国民党驻军全军覆没。胡宗南久欲插手新疆扩充实力，良机岂可错过？侯声百般钻营，于一九四五年春被任命为预七师师长（即后来整编六十五旅前身）。侯为了掌握部队，在原西安特务团和九十七师部队中，挑选骨干，许以高官厚禄，哄骗入疆。当即组成两个团（十九团、二十一团）班长以上的干部，沿西兰公路行军，在陇东师管区补充新兵。一路边整训边行军，同年十月抵达酒泉，准备对抗新疆民族军进攻，以挽救败局。

侯声不愧是官场老手，洞悉应付作战任务的各种手段，他用一拖、二推、三不动的办法，隔岸观火，由西安至酒泉，几乎磨蹭了一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才勉强把二十一团送到精河前线（大败而归）。十九团十二月中旬才进猩猩峡，年底进驻老满城和头屯河。此时，张治中将军与三区和平谈判成功，战火业已平息。侯声能在这危难关头，保存实力，当然也暗自庆幸，合十称快！

政治野心家侯声，不愿寄人篱下，总希望有朝一日独树

一帜。在迪化高阶层中仍属官卑职微之流，无法出人头地。为掩人耳目，生活浪漫，放荡不羁，每日出没于舞女丛中，沉湎在赌博场里和酒席筵会上。直到一九四六年底，四十二军（整四十二师前身）由阿克苏进驻喀什，阿克苏由预七师负全责后，他才毅然放弃纸醉金迷的公子哥儿生活，匆匆离迪去阿克苏，投身政治生涯，一展平生抱负。

侯声到阿克苏，他用的第一条妙计，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利用阿克苏区守备司令名义，成立对外工作组，树起“维持治安，消除异动分子”的招牌，以副旅长李祖唐为组长（李当旅长后高戎光继任），由参二组少校参谋何寿全、周余浩主办业务，与各界各机关小组直接挂钩。就连当时阿克苏最高行政机关——专署，也不例外。当时的小组长是民政处长李东藩（贵州苗族，军校十四期毕业，在十九团当营长后，由侯推荐入专署），二组参谋直接向各单位小组联系，搜集情报，直接向侯声汇报。侯获得第一手资料后，便可层层节制，牢牢控制，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为了使阿克苏政出侯氏一门，他抛开专署，经常召开对外工作会议，各县长、党部书记长、警察局长，以及后勤、银行、邮电所有单位，都由头头亲自参加。会后，请客拜访，个别交谈，一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摸清底细后，软硬兼施，顺者留，逆者撤换。柯坪县委书记赵树斋不听调遣，遭到立即撤职的处分。他为了杀鸡给猴看，又拉又打，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交替进行。小官僚们谁不怕丢掉肥缺？看风使舵，奴颜婢膝的侍奉侯声，举手投降，乖乖的当了政治俘虏，于是此路通矣！

关于国民党党务，这虽然是在政治上混饭吃的招牌，但亦

不能不抓。侯声挽留原阿克苏中训分团教育长包奠华（四川人，高级知识分子），向省党部推荐，被任命为阿克苏特派专员，挂总部少将高参衔。这样，侯氏便可利用包奠华在阿克苏的威望，拢络人心，奠定控制党务的基础。

在控制地方武装上，侯声抓得最牢，除直接掌握各县警察局和乌什边卡中队外，还佐以参二组领导的谍报队（由一名姓董的中尉参谋领导。此人系中苏混血儿），执行绥靖政策，网罗少数民族败类，地痞流氓，给以小恩小惠，委以社会服务名义，侦察社会动态，搜捕进步人士。著名的维族进步知识分子阿守仁，曾被秘密关押数年之久。

通过军事、政治、党务三条线，配以星罗棋布的社会谍报网，侯声已能完全控制全阿克苏区。全区的小官僚们都以阿谀奉承为本，借以确保乌纱帽。有奶就是娘。于是吹拍献媚，请客送礼者，络绎不绝。

你民我主，一箭双雕

阿克苏汉族专员刘鸣刚（？）与侯声平起平坐，旗鼓相当，当然被视为眼中钉，必欲清除而后快。侯声为了消灭政敌，只好假手“民主”这块招牌，突然摆出一付关心人民的样子，其中奥妙，明眼人不难看出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质。

张治中将军和谈时曾许诺给少数民族民主权利。侯声乘机顺水推舟，大力倡导“民选”。各县参议员和议长的选举，事先精心策划，开会时如法炮制，一场傀儡戏开场前紧锣密鼓，煞有介事。

老迈昏庸的大毛拉色益提是库车人，他虽在宗教上享有

至高特权，但在政治上确幼稚无知。本人不学无术，生活腐朽，以声色自娱，当傀儡专员最合适，既有宗教特权，又可大过官瘾，捞点油水。对侯声来说，独脚戏改双簧，立新创异，何乐而不为？

粉红色的插曲——“国大代”左拉汗的来龙去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象色益提这样的傀儡，侯声也并不完全放心。再加一条控制线。介绍几个军队干部到专署，调旅秘书主任刘中秀任专署主任秘书，营长李东藩任民政处长，军医主任黄克明任省第四医院院长……此外，任永年任简师校长，姜明华主持中心学校，也是侯的熟人，可谓羽翼丰满，各条战线均已押住阵脚。主帅一到全场肃然，构成侯氏一统局面。

阿克苏警察局副局长左敏的老婆左拉汗，颇具姿色，更兼能眉听目语，交际场上风骚妩媚，使人倾倒，颇受侯氏青睐。一见倾心，过从甚密。左拉汗正式当了伪“国大代表”后，在去南京前，侯声亲自向外发出大批函电，到处钻营活动，介绍左拉汗，极力推荐并托亲朋照顾，为左拉汗做舆论准备。并对她的衣着穿戴，也详加考究。大会和交际场合的礼仪和娇态也属必修课。左拉汗名字太土，改名左履茜，更可显示文化涵养高，汉维一体化。

臭名昭著的伪“国大”，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南京各报的狗皮膏药，已经不值分文，左履茜的出现，立即得到各报记者们的喝彩。吹捧“国大代”女代表，既可充实版面，又能转移视线。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也。于是，各报竟先采访，并以头版位置刊出照片，介绍生平，封以“国大之花”桂冠，地位扶摇直上，可与蒋光头媲美。上演了一幕

“破鞋”与“总统”的活报剧。

声东击西，逃之夭夭

对侯声来说，阿克苏虽无豪华宫殿，确有独特的土司风味。常常喜闻乐道，沾沾自喜。但好景不常，全国解放战局急转直下，我强大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平津解放，瓦子街刘戡兵团全军覆灭，淮海主力完蛋……到处敲起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丧钟！

西安解放后，西北战局岌岌可危，兰州已处于四面楚歌声中，指日可下。侯声眼光锐利，每日收听新华社及中央社新闻，对照参考，洞悉全局，内心如焚，但平日不露声色。在淮海战役初期，黄伯韬兵团被歼前，他指着敌我双方兵力部署图说：“棋走一步错，这盘棋输定了。”从而流露出悲观情绪。

陶峙岳将军为拯救全疆军民，在焉耆召开旅长以上会议，秘密酝酿起义。侯声为了达到出走目的，趁机起哄，创造逃亡条件。会议后，他明知大势已去，不可逆转，仍耍了一套声东击西、金蝉脱壳诡计。返阿克苏时，电令旅司令部业务人员，组成校阅组，在庫车待命，由他统帅检阅部队训练实况。对焉耆会议只字不提，使广大官兵蒙在鼓里，他仍叫嚣加紧战备训练。他又装出神态自若的样子，布置假象，使大部分官兵陷入他的迷魂阵中。

返抵阿克苏后，司令部中凡非亲信人员，一律编为校阅组，由副旅长高戎光率领，去乌什一九三团一营驻地，检查部队训练情况。并美其名曰“代劳”。我也名列其中，登

车去乌什。侯声早已洞悉国民党大势已去，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兵贵神速，迟恐生变。因此趁阿克苏真空阶段，席卷资财，携带大批黄金及现钞，匆匆东逃入关，经哈密飞广州，转赴香港，当了寓公。谱完了他在阿克苏的一曲黄粱美梦。

“难产的阿克苏起义”

李祖唐虽系“黄、陆、浙”正牌嫡系，但因为人固执呆板，不善应变，故官运并不亨通，侯声逃亡，给他造成升任旅长的机会，自然喜出望外。除电胡宗南表示“感激提拔之恩，当效犬马以报”的例行手续外，又接过侯声衣钵，统治阿克苏军民，企图以此为阶梯，青云直上。

此时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中原，并乘胜前进。李祖唐嗅觉迟钝，并没察觉到今后处境，反而迷恋于已得权势。全国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但战火尚未燃及新疆，阿克苏仍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腐朽的旧政权尚可苟安一时。当时整编六十五旅各单位主官及布防情况是：一九四团团团长李越众，驻防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三角地带。骑兵团团长刘承绪，团主力（包括旅战防炮连）驻车，辖新和、沙雅两县。一九三团团团长龚名瑾，团部驻拜城，团直部队及二营驻黑夜至玉儿滚公路沿线各军事要地。三营担任阿克苏及温宿城防（营长李涵润）。一营驻乌什（营长陈子勤）统协乌什边卡中队，守卫中苏边界线。李祖唐当时认为防务万无一失，将来不失偏安局面。

“蒋介石万税”的呼声，充分体现反动政权的苛政。渴望解放，早已成为人民心中热切盼望的斗争目标。“八·二六”兰州解放，马家军全部瓦解，解放军迅速挺进，夺取西宁和河西走廊。新疆大军压境，起义条件成熟。陶峙岳将军力排干扰，“九·二五”通电宣布和平起义。

事无分巨细，均应未雨绸缪。新疆和平起义时和起义后，都没有把党的政策向边远地区官兵交底，致使一部官兵因蒙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在没有接触到人民军队前，说了些错话或做了些错事，虽系咎由自取，但也不无社会原因。这些后遗症，确曾坑害了部分起义官兵。

李祖唐接到起义电文后，次日晨召集阿克苏各单位主官及司令部各室主任汇报。大家接到电话后，因不知底细，以为是平日的官面文章，例行汇报。谁曾料到轩然大波，从此起矣！会议在旅司令部办公室举行。参加人员有：副旅长高戎光、一九三团团长龚名瑾、一九四团副团长林振乾、一九三团三营营长李涵润、参谋主任陈寿鸿、副主任刘中清、二科负责人少校参谋周余诰、副官主任陈子勤、军械主任鲍钟龄、军需主任朱家祥、军医主任赵永根、辎重营长何寿全等人。会议由李祖唐主持。宣布电文内容时，边说边哭，珠泪如麻。由于李过于激动，会议无法进行，高戎光宣布暂时休会。下午继续开会时，李祖唐说：“陶峙岳背叛党国怎么办？”立即征询大家意见。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部分人来不及做出反应，一时张口结舌，寂寞片刻后，打、走、和三种意见七嘴八舌的谈起来了。林振乾等人说：“几百万部队都土崩瓦解了，咱们这几个人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言外之意反对打，要打打不成。陈寿鸿说：“听说共

产党来了，咱们都活不成，向印度跑吧。”何寿全指着地图说：“喀喇昆仑山高路险，空气稀薄，只有骑牦牛才能通过。咱们拉家带小，没有钱怎么走？要走也跑不了。”最后大家认为只有服从起义这一条路，个人问题听天由命。李祖唐和高戎光二人本有些成见，在会上你说东，我偏说西，各不相让，见事已如此，都束手无策，草草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九月底叶成、罗恕人、马呈祥、钟祖荫、刘汉东等军政头头，分乘大道奇汽车窜抵阿克苏。本来暂时已经平静的一潭死水，又被他们搅得浊浪滚滚，渣滓飘浮。

本来李祖唐本人对旧统治就有尽封建愚忠的想法，这对一贯接受国民党宣传教育在没有接触到共产党实际政策前，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形成他思想上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状态。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这批亡命徒的光临，又给垂危的死尸增添一层回光反照的色彩。

叶、罗等人车抵阿克苏后，住旅司令部院内李祖唐小花园中。警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除李原有贴身警卫外，马呈祥所带警卫也加了双岗，把守得水泄不通，任何人均不准入内。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祖唐贴身警卫任国良（陕北延安人）本与叶成有隙，苦于无机报复，几天来都准备行刺。最初拟在送茶时拉响手榴弹，恐怕玉石俱焚，伤及别人。九月二十九日中午，趁叶成在厕所解手时向叶开枪，因子弹瞎火未果。叶见状大惊，提起裤子拼命向李祖唐寝室狂奔，打第二枪时叶已逃至房子拐角处，因距离较远，仓慌开枪，仅击中肩部，中将肩章打飞，但伤势不重。任国良趁大家乱成一

团时，由城墙逃逸。李祖唐虽说严缉凶手，也不过是应付场面。实际上任国良住在特务连，根本无人过问。节外生枝的事，更增强了叶成等怕死鬼离阿克苏的决心。立即收拾行装，准备次日启程。

蒋介石对新疆和平起义早已有所风闻，故薪饷及供应均已停发。官兵生活困苦，怨气冲天。听说马呈祥等官僚携带大批黄金，不禁要问，我们的血汗，为什么供他们到国外挥霍？应该截住他们，把黄金留下。

当时阿克苏我党尚无地下组织，士兵们的思想意识局限在“哥们义气”的封建帮会关系上。旅直部队特务连、通信连，辎重营的班长们，自发地进行联系，准备截留黄金。以担任旅部警卫的特务连为基干，实施临时戒严。荷枪实弹，武装控制营房大门及通道，仅开小门，供旅部官兵出入。随同叶、马等人一块外逃的钟祖荫（整编一二八旅旅长），企图通过大门，当场被缴了手枪，撵回住处。一时剑拔弩张，气氛紧迫，一场酝酿中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次日李祖唐礼送叶、马等人登程。两部大道奇卡车驶向旅部大门时，士兵早有戒备，纷纷登上通道两旁屋顶，占领制高点，各种武器瞄准汽车，作预备放姿势，并下令停车。马呈祥见势不妙，示意自己的警卫不准乱动。叶成已成惊弓之鸟，面色灰白，忘掉将军风度，爬在车厢里不敢露面。其他人面面相觑，汗爬尿流。女人们含泪抽泣，乱成一团。为了保全狗命，只好又回到李祖唐家。此时，叶、马等人如丧家犬，摇尾乞怜，向李祖唐和高戎光求援。翌晨，高戎光亲自乘吉普车为叶、马汽车开路，但事与愿违。高戎光被特务连班长拖下汽车，训了回去。二次出走又宣告破产。